

小罗池苏维埃的建立

杜克明

1932年冬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西向四川的通南巴进军。这三县是四川军阀二十九军田頌尧的防区。驻防巴中的税梯青旅派两个团前去防阻，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，溃不成军，缴械投降。红军攻克了通江、南江两个县城。田頌尧即派李炜如部前往援救。在恩哥^嘴杀牛坪一战，李部大败，节节溃退。红军乘胜猛追，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县城。

李炜如

退守仪陇。红军于1933年8月23日（农历七月初三）攻克仪陇县城，当即分兵追歼逃往新政的李炜如部。

与我县东南接壤的营山是军阀二十军杨森^森的防区，杨森其第二混成旅旅长李朝信率部到仪陇地区防堵，旅部驻^县立山场，瓦子、秋土亚各驻一个营，瓦子这个营还派两个连驻进巴中的鼎山，秋土亚这个营派两个连驻进巴中的龙背场。这时红军早在玉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（玉山离龙背三十华里），红军于农历六月初三出动了一次夜袭（当时叫摸^{两个连}夜螺丝），把龙背的二十军及民团打垮后，第二天主动撤回玉山。仪陇东南半壁仍在二十军统治之下。

农历八月初四，红军又从玉山出发，在龙背歼灭了二十军两个连及民团，并乘胜向立山挺进。李朝信旅急逃，红军跟踪追击，六天时间征^途二百余里，攻克了营山县城。为纪念这次胜利，故在立山建^立苏维埃。

名曰“长胜”。

红军未到前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，人心惶恐不安，后来看到红军部队不断从龙背至秋土业到瓦子的大道上经过，军纪严明秋毫不犯，吃的是油酥大米，喝的是井水，人心就安定了，外逃的也陆续返回家园。八月初九，得知红军集团的政工人员到了龙背，我们便买了二十几张红纸，连夜做了二百多面三角形小红旗，上写“欢迎红军”四字，并写了一张欢迎书。初十日晨早，我请原来负责鸣锣的文才明，在小罗池的上沟下坝鸣锣通知每户一人当天上午在玉皇庙集中，前往龙背欢迎红军。红军到达通南巴已有几个月，主要政策是打土豪、杀恶霸、均田地，使工人、农民掌握政权，大家都有所闻。听了鸣锣通知，大家踊跃到会，有的家里还不止来一个，约有二百多人。会上准备一套锣鼓，用一百三十吊钱（铜币）在胡能顶家里买来一条肥猪，动员说服木匠师傅胡能格出来领队，每人拿一面小红旗，前往龙背。打锣鼓的，抬猪的走在前面，沿途呼着欢迎红军的口号，到了龙背场就在红军政工人员住处外面的街道上列队欢呼口号，胡能格呈上欢迎书。政工人员以和蔼的态度，革命的言词，向大家讲了话，请我们选择一个位置比较适中的大房子做村子，明天在那里召开群众大会。大家商定以文钦台大房子做村子，并派胡琴元等候在那里带路。

十一日刚吃过早饭，胡琴元引导两位政工人员来到小罗池文钦台房子里。这时前来听会的已到齐，男女老少不下四百人。两位政工同志坐下来先喝了点开水便开始开会，先一位自我介绍是南江关渡溪人，

另一位开口就叫“老乡、老乡”（所口音是湖北人）。关渡溪的同志讲解了共产党的有关政策，他说：“保正、甲长只要不捣乱，地主富农只要把他们多余的粮食银钱献出来，都一样给他们分田地。”另一位同志说：“我们这次来四川，是因闻四川军阀混战，争夺地盘，大肆剥削压榨人民来扩充军备。我们要消灭他们，赤化全川，使四川的人民得到解放。今天我们路过皂角土垭，还在石庙门上写下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‘打倒田赋尧狠吃一顿’，下联是‘活捉杨子惠豈容二刘’。四川军阀蹂躏老百姓十余年，人人痛恨，听说要消灭军阀，大家拍手欢呼：‘红军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’。接着宣布成立村苏维埃，设主席、文化、劳工、土地、保管各一人，都从贫雇农及工匠中推选。这个村命名为小罗村，用举手表决的方式，选出了文才贵为主席兼文化，胡能恪为劳工，张立品为土地兼保管。最后命选出的执事人员组织运输队到村外的地富家里去打粮，立即行动，并规定‘建立了村的地方不准去打。”第二天一早由村主席带领百余人担起箩筐，背起夹背，到与小罗村交界大土垭刘孟修、柯云阶两家，将仓内稻谷全部运回本村。这一消息传出去，三天内周围各场都自动起来推选出苏维埃执事人员，建立了村苏维埃，避免别村去打粮。

长胜县的游击队独立营

易维刚口述 杜克明记录整理

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九军于8月23日（农历七月初三日）击溃了二十九军李炜如部，攻克了仪陇县城。9月初在仪陇

县城成立了仪陇县苏维埃政府。9月24日（农历八月初五日），解放了仪陇之东南重镇立山场。10月上旬在立山场成立长胜县苏维埃政府。辖我县东南十多个主要场镇及巴中的龙背、鼎山、楠木、高丰、福楼、灵树、土地垭、营山的合兴、双河、柏林……各地，建立了区、乡、

村苏维埃。县苏通知各村苏介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。小罗池村第一批参加的有贾汉林、席庆吉、胡琴元、冯三武、冯三木、王松贤、王×贤、文才禹、文才寅、李元保、罗贵安、易维刚等十余人。

这次参加游击队的全县共计贰百零几名，编为一个独立营。营长是聂胜（绍）洪，副营长兼文化是夏治山。下辖三个连，每连有60多人，第一连连长罗贵安，第二连连长陈民保，第三连连长赵永平。每连有快枪五、六支（川军二十军溃退遗弃的），其余全是刀矛。第一连的队员胡琴元向连长罗贵安报告，“小罗池有快枪三十六支（民枪），准备献给红军”。罗即派他回小罗池提取这批枪弹。我同他一夜之间将这三十多支枪及子弹收集起来送交村苏。第二天村主席派文松娃、陈定娃、陈尧娃等五人由胡琴元率领，将枪、弹送往立山交罗贵安接收。送枪的几个看到连里的战士有十几个都是小罗池的人，也不愿意回家就补充在这个连里，于是第一连就成为独立营的尖子连。那时巴中的福楼寺出现了一支以胡子真为首的反动匪徒。罗贵安奉命率第一连前往讨伐，在浪楼寨、灵树寺等地经过六、七天的战斗，歼灭了胡匪的主力，缴获了几支枪，迫余匪龟缩在福楼寨上。第一连包围了福楼几天，见这个寨地势险要，就撤围而归。

这时各村又介绍来一百多人。把身体特别健壮的编在独立营的三个连，其余编入保卫营。保卫营驻全家大房子，守护保卫局，只有三支快枪，其余全是刀矛。五十多支快枪平均分配给独立营的三个连，独立营驻第五高小校内。

由于红军解放了川北十多个县，周围防线几千里，正规军全布置在前线，内地只有游击队维持秩序。潜伏赤区的团保、土绅、地主便兴风作浪，造谣说：“川军打来了”，至使村乡苏维埃的执事人员不安心工作。为了安定人心，独立营的三个连分头赴各地清乡，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，关入保卫局。漏网的反动分子便欺骗落后群众，组织一支反动武装，号称两个营。傅俊钦自命为团长，乘独立营的营长晏胜洪去川陕省苏维埃开会之机，于农历十月初三进攻长胜县。独立营副营长夏山率三个连进行阻击，虽在讲经台打死打伤了反动派几十人（内有连长易朝轩一人），但由于敌众我寡只得撤退。匪徒便放火焚烧县苏维埃及独立营的营房（原第五高小校）。保卫营因武器差无抵抗力而被冲散，所关押的人犯也逃走了。独立营撤至大石坎与反动派决战失利，便又向瓦子、鼎山方向撤退。几天后川陕省苏维埃派来特务连配合长胜县的游击队，独立营在关口梁打死打伤了几十名反动派，反动派中的受骗群众纷纷逃散，余党有的扎寨顽抗，有的躲进洞子，由于大多数农民拥护红军，给特务连带路、报信。特务连首先攻破了仁和寨，消灭了吴超群那支匪徒，接着破开三河的^鸛子洞，斩杀了首恶傅俊钦等，又在黄泥平打死了不少的反动匪徒，释放了^人。最后又到悦来（今柳土场）的^鸛鹅坝的硝洞子，将躲在洞内的反动分子逮捕，首恶邓伯周等七人就地镇压，于是动

乱平息。长胜县红军游击队独立营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马鞍大捷简况

鲜俊一
率部

一九三三年秋，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，解放新政县和尚寺等地后，率74、75两团向仪陇东南地区进军。赵团长率三个营攻取马鞍。一营为右翼，住周家河（今周河乡）马良寺一带；二营为中路，住双石、李家寨、方坝河和琳琅山下等重要关隘；三营住石佛仪堂堡、董家坝、五坎石、檬灰坪等地的重要关口。1933年9月23日（八月初四日）晚，红军战士在上述各地露宿待命。次日凌晨各部一齐向马鞍进攻。红一营尖兵前哨戴排长率队由马良寺坎下，经五坎石与住在三里寨坎下新庙儿附近的敌军许之正、黎明都、苟安等“剿共”军交战，毙伤敌军七、八人，敌遂败退。红军缴获敌步枪十支和子弹，红军二气冲上三星寨山顶，第一面红旗飘扬在三星寨高峰。敌军向唐家湾、悦来牛屎寨方向狼狈窜逃。红二营前哨排长丁有冬（通江得胜山人）率尖兵在马鞍大土坝与敌陈秋寿、朱代五迎头大战，活捉敌敢死队头子魏九如，缴获步枪二十余支，子弹四百余发。第二面红旗插上了马鞍山下唐作明屋后山包。红三营经大井坝、塔子土坝上了杨木寨山顶，第三面红旗在杨木寨坎下三方包迎风招展。红军三路进攻，驻马鞍场的甯柏齐等

共”地主武装十个大队大部被歼灭，余部向顺天庵逃窜，马鞍获解放。红九军的大部队于次日赶到六合，瓦子与红三十军合力追歼溃逃敌军杨森部。红军离开马鞍，宿相齐乘隙收集残兵由夫子岩、沙湾子、九龙、太隆方向去投靠军阀田頌尧的李炜如部。

忆 红 军

刘成远初稿 马哲整理

我家现住在仪陇县张公乡黄连村二组，离巴中县的尹家铺约二公里，父亲刘光国，现年七十四岁，是一位忠厚淳朴的老实人。他于1933年和邻居黄绍荣、杨老汉等给红军驻部砍柴一个多月，与红军接触较多，交往密切，对红军和人民血肉相联的感人事迹，存有难以磨灭的纪念。他经常爱讲红军故事，使我深受教育。现将父亲讲述的部分故事，用父亲的口气记录、整理于后。

一、给红军砍柴一月多的回忆

1933年8月，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某部经过张公场追击敌军。同年十一月，又回到张公场驻扎了一月多，政治部设在尹家铺，部设我家屋后的刘映万（今刘光益）家，营部设刘含福（今伍大兴）家，连部设刘含明（今刘合远）家，村苏维埃设黄彦博（今黄克海）家。随同红军来的听说是从阆中河溪关来的地方干部，就住在我家老屋（今刘堂远家）。

团长住的屋子里你们也可以走走

过去多年，军阀部队、地主团练的拉夫、抢动、敲诈勒索行径，整得人够苦的。人民群众一听说是军队无不切齿痛恨，因而红军初到，谁都觉得畏惧而回避。可是红军驻下之后，一不拉夫，二不派粮，而是彬彬有礼地请我们几个穷人帮助他们砍柴，还非常和气地主动和我们接触、交谈，和我们同桌吃饭。这样几次交往，原来恐惧心情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了，还感到十分亲热。一次，红军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呀，到处都去看看嘛。”“你们没有见到过吧，那桌子上放的就是电话机，用它可以随便和山顶上的指挥所，山下的营部、连部讲话，墙上挂的就叫枪，这个枪可厉害呀，它可以打死人，我们就是拿它去打反动派，你们没有见到过枪，不会使用，你们看就行了，不要乱动它。”我们的胆子也真的大起来了，真的这间屋看到那间屋，我们每走进一间屋，红军总是热情地招呼，亲切地让坐。一个红军说：“那是团长住的屋子，你们也可以走走。”我们走进团长住的屋子里看到了电话机，才第一次知道山上、树枝上的细线是通往自来观山顶和营、连部的电话线，这是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，心里真是乐开了花，我们逢人便说，见人就讲，一回到家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家里人说这说那，父亲听后说：“你真有福！我活了一辈子，哪见到过这些稀奇事。从古以来乡里有一个乡巴佬能见到团长，能跑到团长屋里坐坐，能和团长说话呀。”不几天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成了全村人的谈论话题，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情也自然而然地消除了，就连一些小孩、老太婆、年轻妇女也都和红军无拘无束

地交往了。从此，红军和人民的亲密关系真正地建立起来了。

买东西给钱，这是红军的纪律

红军司务长到我家买菜，我给他摘了一根丝瓜，司务长满脸堆笑地将布币递给我，我说：“一点小菜，自家出产的，何需付钱？”司务长说：“我们是红军，人民的军队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买东西要公平，借东西要还，怎能说不付钱呢？”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不收钱，只见司务长轻轻放下了丝瓜，一声招呼，空手而去。我慌了，还以为要招至一场大祸，万没想到第二天司务长见到我们却和气地说：“老乡，买东西给钱，这是红军的纪律，你不要钱，我只好不买，以后别再客气了。”红军真好！我活了一辈子，才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。

快给他热油炒饭

一天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司务长来到我家说：“我想买萝卜，你家有吗？”我随口答到“有、有”，这时，司务长看到了我吃的是玉米糊糊，便风趣地说：“老乡，快把这放下，给我拔萝卜去，我那里给你油炒饭吃。”说着，开玩笑似的，伸手将^{我的}碗放在桌子上，拉着我就向外走，满地白霜，我不愿司务长动手，可他一弯腰就拔起十几个萝卜来。他直说：“冷极了，行了，我们走吧！”我背着萝卜，随同司务长到了团部，只见司务长指着我对炊事员说：“大师傅，快给他热油炒饭，海点油！这里的老乡太苦了，吃的是玉米糊糊。”大师傅却也认真多，见我吃完一碗，忙说：“来，来，我再给你添一碗”。

你把碗让给他吃饭吧

一天中午，我从山上砍柴回到团部吃午饭，因迟到一步，没有碗了，在一旁等着。一位红军来到我跟前，问“老乡，你怎么还不吃饭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碗，等他们吃过，我就去吃，我还不饿。”这时，对面一红军战士正好将洗过的碗往挂包里装。那位红军走过去对他说：“那个砍柴的老乡没有碗，你把碗让给他吃饭吧！”他二话没说，恭恭敬敬地把碗送到我手中，立着不走。一会儿，又来了一位红军战士，向他耳语几句，过了片刻，他好象有些为难地对我说：“老乡，请快点吃吧，该我换岗的时间到了。”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等着拿碗，立刻将剩下的一点米饭倒在手掌中将碗还他，他接过碗，说了声“对不起”就走了。我说“碗没洗呀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边走边用手擦碗站岗去了。

一天，我们几个砍柴的一起吃早饭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咳，今晚上的饭有点不对头，有夹生饭。”那知被背后的一位红军听到了，问道：“怎么，饭没煮熟？”我意识到失言了，忙说：“没什么，是熟了的。”没想到这位红军那么认真负责，他说：“来，我看看。”话音刚落，已将我手中的碗拿了过去，亲自吃了一口，说“真的没有熟。”他马上宣布：“今晚开个小会，请砍柴的老乡也参加，大师傅，快点收拾，我们马上开会！”我心里象十五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不久，大师傅出来了，部队马上集合，这位红军开始讲话了：“今晚开个小会。”目光移向炊事员：“大师傅，今晚上的饭你为啥没有煮熟端出来呢？”大师傅解释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有一块不上火，我打饭时

发现了，那块饭我已经打起来了，可能没有打净，我承认有点夹生饭。”这位红军说：“好，下次注意，不能再这样了，从明天起，罚你三天苦工，散会。”事后，我才知道，是叫大师傅自己挑水做三天饭。

你们太苦了，今晚多加一个菜

一天中午，同席吃饭的杨老汉端起菜盘泡汤，黄绍棠不满，说道：“屋怕停丧，菜怕泡汤，油都在汤里，你一个人把汤泡完了，我们还吃啥？”两人争执起来，饭后一道上山砍柴，途中为此打起来来了，附近的哨兵上前劝阻，随着又赶来了几位红军，问明原因，一位红军深为感慨地说：“哎，你们太辛苦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吵了，去砍柴吧，今晚给你们那一桌多加一个菜，多放一些油，你们早点回来呀。”真的，晚饭时别的席上还是一盘萝卜丝，我们席上放的锅盔。

我们的团长他也只吃两块肉

一次，红军没收了大地主的一条肥猪，作为一次难得的改善生活。我们和红军一样，很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过肉了。饭后，一位红军和我交谈，他问：“你今晚上吃肉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吃了的，大师傅煮得真好，又肥，又有味。”又问：“你吃几块？”我说：“吃了两块。”红军说：“这就对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！我们红军是人人平等，官兵一致，军民一家，我也是吃的两块肉，我们的团长，他也只吃两块肉，谁也不能特殊。”

就带了回去吧，使全家人都吃上一点

一天，村苏维埃组织了男男女女随同红军去阆中望子乡涂家老屋大

地主家背军粮。打开粮仓红军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各自按照自己的体力，能背多少就背多少，千万不要勉强。”一路上，红军和我们谈笑风生，亲如兄弟姐妹。回来时，炊事员早已把饭煮好了，吃饭后，红军宣布：“每人发给半升黄谷”。当时有人提出，粮食不多，红军人员众多，我们就不要了，还是留给红军吃吧。红军说：“乡亲们，正是因为粮食不多，所以才发给你们每人半升，你们太穷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呀，就带回去吧，使全家人都吃上一点。”

人 民 饶 不 了 你

我们上山为红军砍柴的人都知道规定：只能砍甲长，地主、富农山上的柴，其他老百姓的山林，草都不能动一根。一天，我们又到刘含福山上去砍柴，刘含福和往常一样，习惯地站在远处看我们，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用意，可被红军哨兵识破了，哨兵是随刘含福到其家，发现他在桌子上写写画画，哨兵一步上前抓获了写字的本子，上面全是写的每天在他山上砍柴人的名单，红军气愤地说：“你要记交天帐，人民饶不了你！”刘含福当即被哨兵带走，第二天押到尹家场政治部，不久被镇压了。

老太婆，人家说

你家是地王呀

我们村上有个刘含普，家里不算很富，1933年在当地参加了红军，工作积极，被安排在尹家场政治部办事，后来调在愚阳坪（今巴中一愚阳镇）任裁判委员。在此以前，他和本村刘××之妻××（述），总

刘××当场抓获痛打一顿，又因向三木匠（刘映松）借锤子遭到拒绝，而怀恨在心。这时刘用当裁判员的职权而挟私报复，将周围的刘含芳、刘映松、刘含西、刘含向、刘含碧等十余户穷苦人都报为地主，这样一个小地方，总共才二十来户人家，哪能会有这么多的地主呀！于是红军派了两名女红军专程由恩阳来调查，果然这十多户都不是地主，这两位女红军真好，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临走时来到我家，和我母亲闲谈起来，不知是有意还是闲谈投机，对母亲说：“老太婆，请你点个灯，我们想到你家屋里看一看。”又笑道：“人家说你家是地主呀，我们就来看看你家究竟象不象地主。”母亲真的点上灯，欢迎她们进屋看一看，她们也认真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，甚至连箱子柜子都打开了，的，同情地说：“你家真穷呀，粮食不多，衣物没有，啥都很少，是怎样过活的呀！”随后又对母亲开了个玩笑：“老太婆，你看，我们没有拿走你的什么东西呀”，边说边解开胸前几颗衣扣，用手将衣服抖了抖。后来听说刘含普等穷人，被处死刑。

二、尹家寨升敌见闻

1935年3月某天，正吃午饭时，听到尹家场山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心里认定是红军又打回来了，我赶紧吃完饭跑到双柏树嘴一棵橡子树下观望，枪声越来越紧，越来越清晰，可以判断，红军是从尹家寨后的山沟里向寨上进攻，而且快攻上寨顶了，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，

但只能听到密集的枪声，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，突然寨这边一些人乱往下跑，寨顶上冒出一个人来，挥舞红旗，同时响起了都都名都的军号声，我两只眼睛凝视着寨顶，谁也不敢动一下，生怕会有什么看不清楚。忽又听见尹家场军号声，驻在尹家场上的川军候集出动，漫山遍野向寨上爬，红军已占领了尹家寨居高临下，给进犯者以迎头痛击。川军丧魂落魄，纷纷向堂土亚逃窜。不一会，枪声停止了，红军部队从寨北端迂回过来，直向尹家场挺进，走在部队前面的有十数人，举着红旗飞也似地顺着北寨脚经尹家场通街向南寨脚猛进，一霎时，鲜红的战旗在寨南端的堂土亚上空迎风招展，溃退到堂土亚的川军全被缴了械。红军围到尹家寨住了一天，第三天上午，红军部队浩浩荡荡向仪陇方向进发。